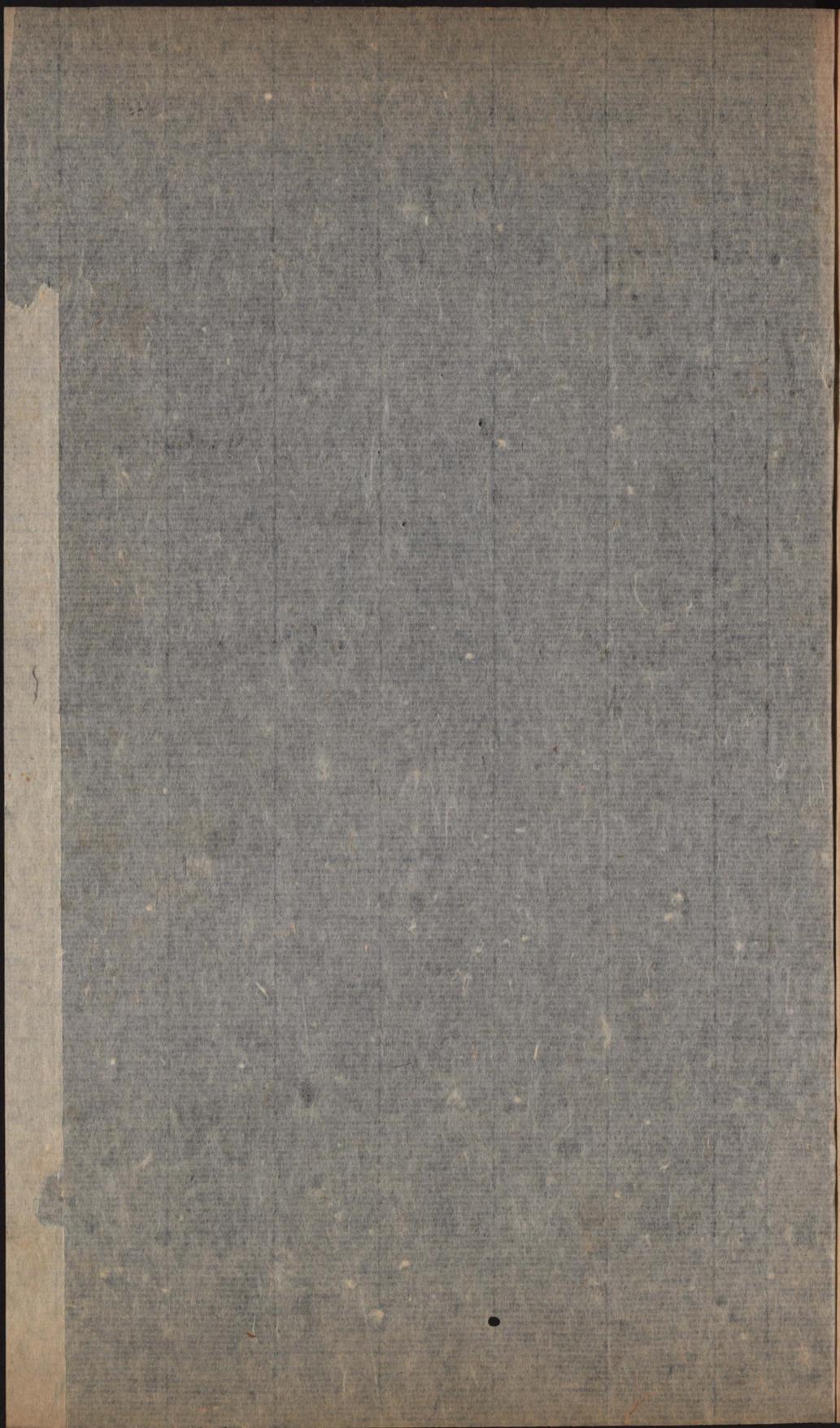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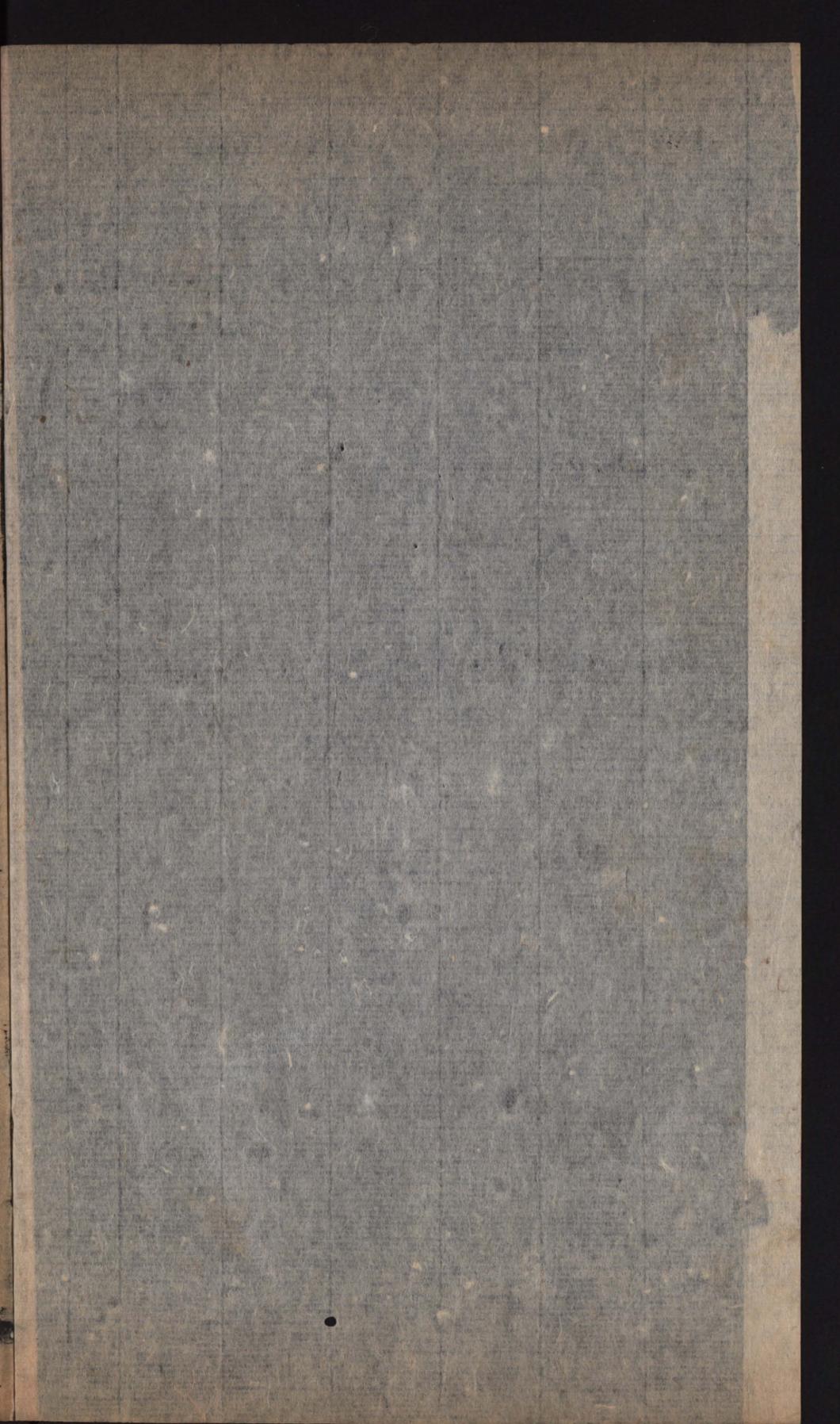


8

80 P. or. 533/8

W





第三十回

因潘公蓮生一宋金蓮。又因潘金蓮之遺失金蓮。引出宋金蓮之遺下金蓮。潘金蓮遺失金蓮。入陳敬濟手。宋金蓮遺下金蓮。爲西門慶收。則西門慶解潘金蓮之金蓮。以與敬濟。乃得金蓮。宋金蓮自解其金蓮。以與西門慶。而乃留爲潘金蓮快志之地。遂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且因旣失復還之金蓮。引出新做之金蓮。因金蓮新做一金蓮。遂使玉樓亦做一金蓮。瓶兒亦做一金蓮。今此回春榜亦做一金蓮。見得數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氣。不謂一金蓮。



之。鞋。生。出。兩。回。無。窮。文。字。

朝廷賞太師以爵。太師賞人以爵。其受賞之人。又得  
分其爵。以與其家人。數計。夫使市井小人。皆得錫爵。  
則朝廷太師已屬難言。況乎并及其市井小人之家。  
人。數計哉。甚矣。朝廷太師之恩波。爲可惜也。

一部炎涼書。不寫其熱極。如何。令其涼極。今看其生  
子加官。一齊寫出。可謂熱極矣。

夫寫其生子。必如何如何。雖極力描寫。已落穢套。今  
看其止。令月娘一忙。眾人一齊在屋。金蓮發話。雪娥  
慌走。几段文字。下直接呱的一聲。遂使生子已完。真

是異樣巧滑之文而金蓮妬口又曰插入骨也

官哥兒非西門之子也亦非子虛之子并非竹山之  
子也然則誰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觀其寫獅子  
街靠喬皇親花園夜夜有狐狸托名與瓶兒交而竹  
山去夜與鬼交則知其爲鬼胎也觀後文官哥臨死  
瓶兒夢子虛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卽子虛之靈  
爽無疑則其爲鬼胎益信矣况翡翠軒瓶兒臨月而  
西門不知可知非西門之子子虛前年臘月死又二  
年六月方生官哥非子虛之子又明至于竹山一經  
逐散之後毫無一字提起且竹山以六月贅瓶兒內

云起了往舖子內睡則亦相好無多日而使一度生子當兩月後逐竹山之時竹山豈無一語及此卽使瓶兒自知則嫁西門後以竹山初贅筭至四月內已十月滿足卽胎有過期者而瓶兒能不于三月內自存地步乎必待翡翠軒方自己說明是子虛之孽乘喬皇親園鬼魅之因已胎于內而必待筭至瓶兒進門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爲孽也不然豈如是之巧哉蓋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兒隔三日方入瓶兒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豈非二日不多少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

內寫月娘房中尊坐艸物。明鼎後文月娘小產之因

3  
第一奇

三

卷之八

八

八

內藏月 煖漢中 會坐 叱咤 起 燕 新 文 氏 漢 六 六 六

第三十回

蔡太師覃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詞曰

十千日日索花奴。白馬騎駝馮子都。今年新拜執  
金吾。侵幘露桃初結子。如花嬌鳥忽賺雛。閨中  
姊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箇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  
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又以春梅納鞋上下只見  
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臉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

摠是日一金蓮生由紫兒人也

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  
春梅罵道怪因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  
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着被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  
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  
情上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  
在外邊等上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  
角門首覓探問道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肩勢  
說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  
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上兒  
前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

去罷正說著不想西門慶在房裏所見便叫春梅進房間

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

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

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

說咱家坟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

我只还他一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賬

井四箇井圍打水若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為一處裏面蓋

三間捲棚三間所房登山子花園井亭射箭所打毬場要

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

明日你娘每上坟到那裏好遊玩要子說畢西門慶往前

○宣歙婦○二○字○真○刺○法○明○節○

○冷○熱○二○字○可○嘆○

○四○泉○出○現○市○井○人○欲○官○矣

又為惡鴨 懶枝 伏線

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卷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还釘嘴銖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斗板子。那琴童兒打到十板子，上多聲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子。打狗一回作映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了，頭後邊二姐兒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金蓮隨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

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  
送生辰担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食渴  
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賣拍馱  
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  
押着禮物他身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那守門  
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  
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  
囚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  
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  
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滾後內持有認的來保的便安

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叅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  
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叔來、這來保便  
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  
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箇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凡個那  
人情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  
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  
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審官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  
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  
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

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对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  
西門慶多上親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入前  
者撫客王四之事一語卸去陳洪已後多蒙翟爹費心翟  
自與翟謙往來矣

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取出上大師壽  
禮帖兒看了还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抬進來二門裏首  
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側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  
茶須臾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  
頃太師出厠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  
跪于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  
主管各抬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碧玉盞白晃晃七絨鞞仙

人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  
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  
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  
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  
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燕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  
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  
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堂上太師所求保  
道、蒙老爺天恩、書到衆塩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  
保諒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嫌你主人  
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

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

付以告身為賞賜是以民命賜人矣

是我安你王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

蓋以干戶酬賀禮也

個理刑副于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

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

能報荅于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

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

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

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若因問後邊跪的昇你甚麼人

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

子名喚吳典恩大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

箇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

做箇驛丞倒也去的那吳與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

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

尉又是大師的當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辰

吏兵二部挂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

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

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好臣當道逸佞盈朝高楊童

蔡匹箇好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

補債八字寫盡夤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

不除以致風俗頹敗雖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

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白怨

妙絕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

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

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

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

翟謙道不瞞你說我荅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

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好

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箇送來該多少財

禮我一一奉過去又是太師的家人所寫之事如此說畢隨將一封人事

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

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桂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換了箇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挂了號，討勘合來。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與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曲盡人情約定明日絕早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挂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裏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

吾等入尉朱劬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  
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箇拜帖回翟管家是  
兵部太尉所行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額頭日  
之事如此如此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  
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  
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  
箇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鬢髮雲  
句屏開孔雀盤

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盈浸水桃。羨女高擎碧玉簪。  
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声清韵美。綺羅  
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体舞裙鋪  
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  
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搔着哩。月  
娘道。还不快对他說去。休要搔着來。這裏听一回唱罷。西  
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闖肚裏疼。屋裏  
倚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  
臨月。只怕撓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上他那裏。是這箇月約。

他是八月裏孩子，還早哩。人備有帳簿。西門慶道：「是早

哩，便了頭請你六娘來听唱。不十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

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引

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箇

○熱○極○矣○人皆畏夏日。我听那春梅等四箇方纔，筆排雁杜阮跨鯨

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

是把着頭，忪恹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引又一月

娘听了詞曲，就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

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

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厮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平安

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裏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裏攪，疼着疼着。」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去。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司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孝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因根子，你还不快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如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驢子去了去。如月娘道：「一箇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如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

Phy' peng' hua

出來到箇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  
說道耶嚦七緊着熱刺七的擠了二屋子的人也不是養

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如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

道那位是主家奶七李嬌兒指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

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七生受你怎的這咱纏來請

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瓶兒

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娘

道有便叫小王往我房中快取去干瓶兒生子時乃且說

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裏

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白你要看你去我是

第一奇書 三十四

不看他白描他是有孩子的姐上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

就說玉樓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

教大姐上白捨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

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

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如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

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箇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

少也一兩箇月總坐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

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跌小板兒

兒糊險道神还差着一帽頭子哩失逃了家鄉那里尋覓

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紙紙綳接并小褥子紙來孟

玉樓道此是大姐七自預備下他早晚開的今日

應急兒金蓮道一箇是大老婆一箇是小老婆明日兩箇

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箇母雞

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

虛歡喜恨可玉樓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的他說話不防頭

腦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

娥所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七張七走來觀看不防

黑影裏被臺基陰些不曾絆了一交百性又觀雪娥金蓮

看見教玉樓你看猷勤的小婦奴才你慢七走慌怎的搶

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

你這小婦一箇紗帽戴良久只听房裏呱的一聲養下來

了文字熬花之妙如此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娩了

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

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又為玉皇廟一引後文要

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听見生下孩

子來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塊越發怒氣逕自去到房裏自

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總是現如婦身說時宣和四年戊

申六月廿三日也正是死日○公天○恨○清○地○耳○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

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

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

去見一箇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

刺入金瓶

家無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歌了不住來看孩兒

次日巴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理處

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所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麪

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雷他捲棚內吃麪

○就○來○人○情○

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

○可○說○

領了箇奶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

孩兒不上一箇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畱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姊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官顧他衣服。○接○下○更○甚○開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得吳主管在東京回，還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社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矣，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姓填注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

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鎖  
 衛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  
 一樣二張印信割付并吏兵二部勅令并誥身都取出來  
 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  
 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  
 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  
 月娘眾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抬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  
 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  
 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  
 不少紗帽戴有幾場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椿

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娘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眾親隣朋友一槩都知西門慶第六箇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

諾來

熱極矣

正是

時來頑鉄，有光輝

運退真金，無艷色

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何則？官哥生而書童始來，瓶兒死而書童即去。中間瓶兒兼妬書童，且內室乞恩，書童寔附瓶兒，而三章約金蓮寔走書童。然則寫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外更有一以色進身入宮，見妬之男寵，以觀之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妬，而藏壺一事寔爲後三章約法之根。有如前讀法內所云者也。

藏壺一事而三用之。一見玉簫之私書童，三見金蓮之爭閒氣，二見西門之偏愛瓶兒官哥也。

藏壺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問。于夏荃則撥面  
且必欲賣之。其愛瓶兒處自見。

開宴內。却特用兩太監說出三套詞曲名色。將一部  
主意間架。前後排場說盡。當極炎熱時。如何插入冷  
調。然不于此處下針砭。又何以敬醒世人。故用二太  
監也。

月娘良家婦也。一旦妓者來認女。月娘當怒叱之不  
暇。乃反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幾何哉。况桂姐乃西門  
梳籠之人也。其夫迷此人。賢者當勸其夫。卽不賢者  
每寧拒此人。乃西門迷之而不能勸。已反引之于膝。

下以爲乾。以兒是自以。携兒自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悟。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為歡

詩曰

金瓶梅書傷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膩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

是初做官

帽又喚趙裁上剪尺頭僂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

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

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決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服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怕是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

日做了官慢上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

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

伯爵之惡更吳與恩甚于吳與恩

听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箇

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

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

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

讓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

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

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

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

慶見他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何如？」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角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箇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討你說了罷。此帶是大人官消息。」

裏的帶昨日一箇人聽見我這裏要巴七來對我說我着  
 賁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  
 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  
 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問見了也愛誇美了一回坐下  
 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  
 二借債秘訣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七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  
 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雖是大師與了他這箇前程就是  
 你拾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  
 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  
 之類其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

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關○濟○了○這○些○事○兒○

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

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拯○濟○

了○多○少○不○然○你○叫○他○那○裏○區○處○去○因○說○道○吳○三○哥○你○拿○出○

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與○恩○連○忙○到○懷○中○取○出○遞○

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

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

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

也○得○這○些○銀○子○攪○纏○子○是○把○文○書○收○了○總○待○後○邊○取○銀○子○

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

你○字○妙○絕○

文○字○絕○不○沾○

○甚○○純○是○○遲○快○

了十二各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

○吉○凶○尚○伏○何○時○了

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

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

○必○用○敬○之○日○為○刺○信○時○刺○人○心○眼

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了出來叫與

○一○叫○一○說○字○將○西門慶盈之一色活一兩出乘

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興恩一

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

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興恩

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去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

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

瓦子裡宿娼被吳駙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

玳安有好要羅織月娘由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

題又明掉後事乃作正是者著書之意也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  
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  
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  
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  
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

你吳典恩酌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

題又為本子衙內送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僚差人送洋酒賀一最熱鬧處細看不一

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  
可○想○買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坐  
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  
穿着青綃直裰，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  
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  
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  
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覷實念，又舉保了  
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  
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湯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  
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

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又為桂姐映李  
來鎔樓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捺頭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人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幾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明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上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鉄生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禪一月

子二姪子楊姑娘潘姥七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

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吳銀

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十戶家中又坐了子亦送大禮

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边大所上擺設筵席請

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

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边所上就脫

了衣服叫書童叠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边去

到次日起來旋使了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所西廂

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

第一奇書 三十一回 八

兒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鋪着鋪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

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

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清俊與各房丫頭打

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

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窻戶臺上擱着鏡兒梳

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

因你這咱還描眉画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

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吃了在那裡放着哩書

童道在床南頭安放著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

付我叫問你要那件玄色圓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襯衣

○偏○是○月○娘○之○  
○作○者○惡○月○娘○等○人○亦○甚

深矣  
○占○明○梳○意○

穿書童道衣服在厨櫃裏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  
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着  
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  
鬢虛籠七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個  
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  
紅的罷書童道人家個愛物兒你就娶玉簫道你小廝家  
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儻要  
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了  
他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面兒不繇  
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

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鬚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  
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  
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没聽見爹今日往那  
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爺送行在皇庄薛公  
公那裡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  
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又伏月娘那裡吃  
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  
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纏拿衣服往後邊去  
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  
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

慶官哥兒酒叫來與兒買辦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桌面  
 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  
 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衆姊  
 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倦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  
 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  
 午後時分來家七中安排一食盆酒菜邊了應伯爵利陳  
 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  
 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  
 個杯子迺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  
 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

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睃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扒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心、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叫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了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兩玫瑰菜、餛飩、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

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如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相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起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着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伙，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

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

身上上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

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

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

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

他做甚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

小玉推玉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誓發呪只是哭大丫頭三字又于此

處一你趁早还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

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

呵小玉兩個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还敢嚷些

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

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家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

大姪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

的不見了放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

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往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

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

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七尋就是了平

白嚷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

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

金蓮凡失寵在此 看

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

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所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

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一，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

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重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

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

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

子裏笑了一聲。白西門慶便問你笑心的，金蓮道：「琴童兒

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

我使小厮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

然頭裏就賴着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

听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着你恁說起來，莫

只合如此若同琴童一審使嚼滋味矣

此琴童序那琴童故也

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子丟開手就是了只骨日什

麼那金蓮把臉差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七手裏沒錢說

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

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奴三等九做賊

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

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坐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

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毡窟窿要喝人誰不知姐七有錢

明日慣的他每小厮了頭養漢做賊把人吞遍了也休要

管他後又護短為何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

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

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熟鬧、俺每沒孩子的屋  
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  
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  
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又為春梅作襯玉樓問道、  
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  
上、如、搗、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  
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上、門、檻、兒、叫、那、牢、拉、的、因  
根、子、把、懷、子、骨、搥、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  
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  
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

可這點屎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怎拾一個、滅一個、把人曬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大監差了家人、送了一罈肉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如、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見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不是把兩人轎子都打

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當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七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裏發柬請他又送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到了。西門慶讓他在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刑南江做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使今日使人來回不來。連二位通只教客說畢。這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

堂容要看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七奶子  
 說不妨事叫奶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  
 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  
 也要來走七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  
 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  
 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邊慢七抱哥兒出來休要  
 說着他对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爹謝爹要看  
 一看月娘叫奶子如意兒七小被兒裹的緊七的送  
 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七送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  
 穿着大紅毛衫兒生的面皮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

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揣出一方錦段塊壯上帶

字縉字德長

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教

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唬哥兒說

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

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上來了慌的西門

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轆纒鎗

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

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混大

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上的許多伺候裡面

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上見厥

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

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

尊常言三歲內宦居于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之

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誰為

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酒諾打了恭勸內相居左

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小廝二層在旁打扇

就坐下了其次考選是周守備制部監眾人須與階下一

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設不盡叫筵二層食烹異品菓献時

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歇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

院本上來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珍珠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小優三層

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

一個擦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大

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刻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

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刻太監道兩個子弟唱

個嘆浮生有如一夢衣一卸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

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八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刻太監

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

女妙絕恰令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

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  
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一部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

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

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

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

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

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活。貓。是弄璋之喜周守

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

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

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此一豚犬

第十七

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

唱的四層

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  
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  
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  
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纔起身說  
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  
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  
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  
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  
一派鼓樂喧天兩

欲燈火燦爛前邊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憑我薄賦賦日賦

站熱高微卻球球

此賦火微賦前賦餘林和黃而主正長時冬也

第三十二回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令桂姐銀兒家去。將諸妓一影後用桂姐先來銀姐愛香金釧三人後來。三人先出去桂姐獨後出來。一路情節。遂花園錦簇之妙。夫必又寫四妓何哉。蓋于西門做官之後。其勢利豪華。于別處描寫便覺費手。看他筭到。必不止于一遭開宴。開宴正所以熱鬧。而開宴之熱鬧。止用諸妓樂工一襯。便有寒不生春。花添錦上之致。文字固有襯疊法也。

看他于前回席散。接後用伯爵二人。要早來代東。

過下。接手寫一官席下始插入認女正文。層次如畫。官哥彌月。薛太監賀喜之搏浪鼓。却是後文瓶兒所睹而哭官哥之物。天下事吉凶倚伏。本是如此。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線之巧也。

季桂姐此回是正文。銀姐三人是陪客。然三人內。銀姐又爲解衣一回之線。愛香又爲愛月之因而。玉釧又爲隔花之金釧作引。固知一百回皆一時成就。方能如針線之聯絡無縫也。

桂姐認女之意。大半爲爭風一節。怕西門今爲提刑。或尋舊恨。再而作者于前。既爲之露出。丁上官破綻。

冷評去。何必又收轉來。不知西門好色。能一窺。

一冷開去何必又收轉來不知西門好色使能一窺  
 其破綻而卽奮然棄之猶是豪傑。惟是親眼見其敗  
 露而終須戀戀不舍爲其所迷此所以爲愚也。故桂  
 姐銀兒月兒畢西門之生未嘗暫冷而終西門之喪  
 杳然並去。西門在時雖桂姐與王三官百醜皆露而  
 往來不絕。西門死後無一是非而諸妓作者亦絕口  
 不提。卽他妓亦另出名姓非復此日之一班花柳也。  
 可嘆可省。

必寫月娘收桂姐爲女兒。總之欲醜月娘見他一味  
 胡亂處家不知禮義。雖下同妓女之母而不知恥而

以此母儀儀型大姐宜乎有後文之關總之醜月娘  
更所以醜西門也。

愛香口中既爲愛月一抬身分。又爲桂姐一照王三  
官交字針線逼真九門。

百忙賀生子之時卽入懷嫉一事。見金蓮千官哥之  
生。以及其死無一日甘心也。婦人可畏如此。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兒

詩曰

牛馬鳴上風。

小人非一流。

吹彼壘與篋。

願遊廣漠鄉。

聲應在同類。

○月○娘○桂○姐○異流而同小  
要呼各相比

翕翕騁志意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太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

收拾叫坊

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  
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  
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  
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  
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  
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  
盼怎的王黃李子兒插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  
收拾唱的他兩個去罷本等連口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  
收拾小優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

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

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能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

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

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

便輕薄人知是自巳拾官休

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

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

多了、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

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

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

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

少曾過

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祇來、西門慶道、劉老太

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  
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  
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  
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裡須臾兩  
個青衣家人、戡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爛紅官服一疋、福  
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  
個、爲睹物伏案吉凶銀八宝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  
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  
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着吃了茶、先擺飯

剛纔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

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

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叙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

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又將玉樓前文一映分賓坐

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遞酒

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

西門死後無依作耿早使官哥無生氣文字之災如此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

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

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

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

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

第一奇書 三十一回 五

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

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

月娘之惡如此

說道前日受

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

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願

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住宅裡好走動

直說不隱妙

月娘忙

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

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

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

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

個穿大紅衫子手裏拿個分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

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

桂姐你好人就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

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

罷誰知你每來的遲與月娘一樣聲氣所云同類也月娘笑道也不遲因

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

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

箇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

娘炕上和玉簫兩箇剝菓仁兒裝菓盒寫盡吳銀兒三箇

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

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

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直箇拿錫盆盥了水與  
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矜上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  
銀姐你三箇拿樂器來唱箇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  
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  
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  
唱唱了一套八声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  
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  
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  
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  
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搯擰的魂也沒了月

娘道左右是箇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

了醜盡月娘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

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箇在屋裡坐着說道客

已到了一半七人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

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

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

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箇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

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

遭遭兒有這起攬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

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總是騙玳安道你倒且是

第一奇書 三十二回 七

自在性兒

映前爭風意

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

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

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

又襯王三官鄭

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

兒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

至此方出

見俺媽說他總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箇月，南人還沒

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

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

四五箇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

子直撮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奴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

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  
不的只像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

二官兒先包着董猫兒來鄭愛香道因把猫兒的虎口內

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總散走了因望

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

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箇眼色說道白我到

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

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偏尖自是月兒一瓜桂姐道好會酌劉九兒

把他當箇瓜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碓確殺我罷了他爲了

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喚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

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熟俺傻的

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

遮掩之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

態皆由也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却用月娘收住妙見月娘非其

也。按下這裡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

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

個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體躡，身邊蘭麝濃香，應

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

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

那兒香兒、暉兒、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板、啓、朱唇、露、皓

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寫盡小良人得志良久逝

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

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離守常時節白賚光傳

自新賚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

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踴躍酒若波流餞如山疊到了那

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

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

搗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箇座兒來教他與列位

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

兒着係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

第一奇書 三十二回 九

你門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  
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毯教玳安過來你替他  
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  
愛香兒道怪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西伯爵道我  
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  
罷我等不酌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  
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  
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  
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  
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

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入弄  
 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  
 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  
 就先來了倒教我等這咱晚使了頭往他家瞧去說他  
 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  
 了便怎的莫不攬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  
 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  
 見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  
 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又是同氣相求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  
 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蹄兩瓶酒老早

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

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

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擄子討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

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

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

個法見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

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效壘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

一條路上的人又認花氏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

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

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

王姐起、勇起、動不消行禮、爵你如、如家裡做什麼、王姐  
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  
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  
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  
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箇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  
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  
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王釧道、二爹你慢慢  
上上等待我、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  
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偏、金溺銀、只要見景  
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

那賊小淫婦搔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裡，真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箇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箇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終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又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

○又○出○郁○大○姐

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

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

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  
得他今日人情來了

何嘗瞞過一人

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

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  
彈着琵琶唱與大姑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  
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  
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力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  
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  
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  
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  
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眾人看見

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釵，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  
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箇翠  
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不正，只磕了一箇頭，  
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  
分付玳安，放錦枕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  
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  
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  
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立。」麗春院粉頭  
供唱道：「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

語中有刺，喬大戶站起，却于伯爵口中映

出 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人官府令翠在下，怎敢」

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  
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尖極那桂姐

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箇有這

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眾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

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上乾女兒伯

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官這回

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扭出汗兒來被西

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劍

打把好好刀兒哩文○情○幻○極○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

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

弔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

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

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

成王、八汗和四字、表于行市語也

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

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絲他到明日不與

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

哥兒拏出急來了正是自己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

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

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搔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

了、桂姐罵道怪拈力子好乾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磕了

桂姐口中映出人倚勢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

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避酒你闖他怎

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

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

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听

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評過下二爹曹州

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裏前所花攢錦簇飲酒頑要不題單

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

宿歇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

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

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  
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嚙上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  
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上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上，去妳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休抱哥上，只怕一時撒了尿，住五娘身上。」  
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選把那孩兒舉的高上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看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蓮笑嚙上看孩子，說道：「大媽上，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上來了。」

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上

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

說着他七媽七在屋裡沒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

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

說道小大官兒好七○方○同○氣○語○直○捷○說○出○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

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

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闢

了一回分付好七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說他李瓶兒到前

邊便悄七說妳子他哭你慢七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

娘抱到後邊尋我人各有心瓶兒竟如意兒道我說來五

第一奇書

三十二回

十五

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他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妳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箇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緞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總是怕事，非度量也。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說了他，走過爰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說了他，就一

字波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  
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  
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箇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  
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  
劉婆來看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  
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姪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  
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蘇州小頭事

盡弄不言中

第五長

以飛逐良古絲昏懸銀不辨杖了李班長一銀不取六款  
 候發來昏了結具着了蕭與了山三發幾子乾了山北三藥  
 大醫陸大日林發西門裏早出衙門中去了發小細講了  
 亥辰月銀不外出信道一箇圖畫且山發子介發小日極  
 首利也飛步到鼓來防檢店亮前長結小銀大  
 之要女一衙門續信只備好照日也發幾子昏

第三十三回

韓道國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其結果乃在何官人  
家夫韓道國妻王六兒于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  
也愛姐于財色二字不堪而同頭者也不堪所以有  
此書不堪而欲其回頭又所以有此書故結以何官  
人爲凡世之不拘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勸也故仍以  
何官人結而此處于未出韓道國先出何官人因買  
何官人貨方尋韓夥計然則財色二字人自不能忘  
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貨必云絨線是  
寫失鑰罰唱必用還席作因尋衣作引一伏後文打

狗罵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雙由尋衣服之引必  
一路寫金蓮強敬濟吃酒索唱總是從骨髓中描出  
溶成一片不能爲之字分句解知者當心領其用筆  
之妙然而他偏又夾寫瓶兒春梅潘姥姥吳月娘如  
意見官哥總是史筆之簡淨靈活處

金蓮敬濟至一見消魂後至此已幾畚描寫然而一  
層深一層一次勢落膽大一次總是罪西門月娘不  
知防嫌而此回又必寫月娘見其同席而不早止色  
以閑之也

內必寫月娘小產者乃作者深惡婦人私行妄動毫

無家教以致釀成禍思而不知悔猶信任三姑六婆  
安胎打胎胡乱行事全無閨範者也又深議西門空  
自奸詐其寔不能出婦人之手終被瞞過何也如月  
娘有孕七月而一旦落去西門且不知然則設十月  
生下問之西門當亦不知爲何人之子乎不知其孕  
固屬愚甚知其有孕而並不問其何以不生出天下  
人必家之昏昏者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軒去生官哥  
止一兩月然則私語時瓶兒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門  
亦未之知其醉夢爲何如宜乎劉婆子與三姑得出  
人以肆其奸也有家者甚勿爲色所迷

王六兒與二搗鬼奸情，乃云道國縱之細觀，方知作者之陽秋。蓋王六兒打扮作倚門粧，引惹游蜂一也；叔嫂不同席，古礼也，道國有弟而不知閑二也；自己浮誇不守本分，以致妻與弟得以容其奸三也；敗露後不能出之于王屠家，且百計全之四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兒與二搗鬼，而大書韓道國縱婦爭風，誰爲禪官家無陽秋哉。

又月娘小產必于王六兒將出之時，煞有深意。見六爲陰教，先有潘六兒在前，後有王六兒在後，重陰疑結，生意盡矣。幸有一陽隱伏，猶可圖來復之机，乃一

且動搖剝盡不必至喪命一回而久已知兩六之爲  
禍根後死兩六兒家猶証果非結因也

王刘薛三姑子三姑也刘婆子刘與六通六婆也寫  
來遂令人混七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記于  
此

北

來道令人疑子爲四番不出其與辭之本圖清

王收請三故于三故出故幾七故與六出六幾出故

斷其對其兩六與來障其果非論因也

且其辭據盡不必至委命一何而本門以兩六之爲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詞曰

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特觴低鬟蟬影動私  
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涼拚劇飲琳琅夜漸深籠  
燈就月仔細端相

右調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  
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刘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  
如今不洋妳穩上時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

早為、打、的、多、官、哥、一、明

老淫婦胡針乱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繇好既好些了罷

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搜與老淫娘一搜子驕極月娘道

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

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了鬢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繇吃了飯

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厮拏茶出去

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繇我吃飯的菜蔬休

動教小厮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

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繇來西門慶便告說應

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

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完脫我只許

未、出、愛、姐、先、出、道、因、六、見、未、出、六、見、先、出、何、官、人、何、官

人、乃、愛、姐、結、果、之、所、今、干、未、有、愛、外、之、先、土、出、何、官、人

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

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

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箇絨線舖于搭

箇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

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

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筭皆猜行正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

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

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

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

等一奇書 三十三回 五

了喏說道、昨日打攪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車轎、送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查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子是回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硬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僱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推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上滿

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  
 染絲在獅子街開張舖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  
 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  
 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上楊姑  
 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宜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  
 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  
 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  
 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見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上房  
 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  
 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

打發他潘姥上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  
款伸錦被薰香，澡化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白般  
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  
是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  
流李瓶兒見潘姥上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  
排酒菜菓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上  
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  
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  
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  
了他的來。潘姥上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  
酸鼻語不可令天下人于

箇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  
 姐我冤師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  
 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  
 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碓言試語我是听不上小人一面  
 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所西門慶  
 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上逼  
 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  
 蓮和潘姥上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  
 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又是  
 衣服校裡問則金蓮房裏潘金蓮此盞與金蓮對面一箇而  
 作崇教你去開外邊樓門

第一奇書

七

令敬濟朝

裳來這裏呵既子酒去不一時

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

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

金蓮道好友拉了他來又使

由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婦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

盒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

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弔了造化了

見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表

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

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

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

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耐煩潘婦上

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  
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好子吃到第二道穩上那  
敬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  
筯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筯故意毆他向攢  
盆內取了兩箇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  
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  
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  
得敬濟道兒子上有兩椿兒鷺卵石牛蒡角吃不得罷  
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見說頭一  
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

吃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

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

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

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

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

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

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二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

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已為攀親

之說話之間敬濟擰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

穿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娶記

李瓶兒道等

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

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纔與他潘姪上

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舖子裡袖

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

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

互講、可知得、奴、非、相、遍、也

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娘

兒家屁股大敢壞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

你這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

模樣趁爹不過來免不得叫箇小炉匠來開樓門纔知有

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拾可與可我罷

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食  
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上眼看見金蓮身  
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纏待用手去取  
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  
裡急得那小騾兒只是殺鷄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  
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听怎的不唱箇兒我  
听今日趁着你姥上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箇  
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  
濟道這五娘就勸搯出人痞來誰对你老人家說我會唱  
非來事耳見其言

金蓮道你這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

59  
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  
我肚子裏撐心柱肝要一百箇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  
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  
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箇菓子名山披羊你所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王黃李子  
兒擡舉人人說你在清翠菴家飲酒氣的我把颯波臉  
兒搨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你學子虎刺負了外實裏  
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  
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  
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生

必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箇無常  
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駁計舖子  
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  
在性見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裡  
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敬濟道爺樂五娘  
就是弄人的劊子乎李瓶兒和潘姪上再三傍邊說道姐

上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上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  
道不堪

你唱到天晚頭裡騙嘴說一百箇二百箇纏唱一箇曲兒  
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  
濃極矣何物化工  
敬濟道

我還有一箇兒看家的是銀名山坡羊亦癸孝順你老人  
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闕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腔兒細絲  
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斲拏着黃票兒請你你在  
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  
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笄兒印在心裡愁無救  
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撿着雙火  
筒兒頓着確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  
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澆臉兒  
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領兒搗槽斜賊

空把奴一腔子煖汁見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完得姐

敬濟唱畢，金蓮終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  
邊來見，姝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  
便說道：「孩子總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  
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拿鑰  
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  
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  
狐精常態如畫。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  
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姝子和楊姑  
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來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

管又教妳子泡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  
 你還不好生着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七吃酒誰知賊臭  
 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  
 使小王來請姥七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  
 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邊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  
 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姑立先是  
此、此、却、是、玉、樓、作、引、或、者、天、道、振、應、不、凡、也  
 孟玉樓說道大姐七今日他爹不在往吳駙丞家吃酒去  
 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七月娘問看門的平  
 安兒誰擎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  
 哩來興哥看着兩個空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分你你發

他躲開等俺每瞧上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挽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搬抬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听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声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也怎的連忙攔住他一隻胳膊不曾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上不去衆人扶了下來說的脸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也怎麼上來慣了脚不曾扭着那裡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說的我心跳在口

裡棧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脚。早見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於是衆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箇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

月娘信六  
婆之報

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

了兩服大黑九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馮桶內點燈，捲看原來是箇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全性命

真靈先到查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間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疼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總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總往你這邊來了。我沒對他說。我如今肚裏还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还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儿。你还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北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爲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沒的說。倒沒的嚇場的一堆裡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

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

搭的開絨線舖駁計也一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回字

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

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與來保結親之爪見在縣東街牛

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

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

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吃燥皮在街上

掇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何止道人見可不叫他箇韓希

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

六兒生的長貌身材瓠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

第一奇書

三十三回

十四

身及邊有箇女孩兒不死又出疑嬌親三口兒愛姐度日他兄弟韓二一名

二鳩鬼是箇要錢的搗子之方、可令月娘過街上樓以致一陽剝尽所以必死無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疑趕

韓道國不在家舖中土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

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

搽胭抹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首站立駁人畧闕

他鬪見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

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

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箇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

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隣舍

後門逆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看

64  
或白日裡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等捉姦  
不想那日二搗鬼打听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  
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衆人驗見蹤跡、小猴子  
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掇開房門、韓二奪門  
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  
送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撻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  
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舖里、就哄動了那一條  
街巷、這一箇來問那一箇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  
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边有多  
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

點頭見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  
兩箇都是絞罪、那旁邊多甲勸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  
一連娶三箇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  
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  
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  
語、走了。百忙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  
裡二提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不  
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  
絹衣服、新盛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濶行、大步搖  
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七不絕、就是一回內

中遇着他兩箇相熟的人一箇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箇是開錢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哥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舖做買賣我等缺禮少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棹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百萬之財督數處之舖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四哥道聞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舖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費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笑帳言所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觀也成不得

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  
下飯去俺兩箇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  
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  
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  
可對兒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  
先一箇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  
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太師之下  
有翟翁翟翁之下有西門西門之下有道國一班如此興利除害之人可嘆不是我自己誇獎  
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忽見一人慌忙  
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鋪子

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娘  
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了，拴到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  
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  
口中只嘔嘴，下邊頓足，就要趑趄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  
兒，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  
要緊事，尋我商議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誰人挽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請人誰能百取

獲此今雖一可送

要深事畢如有不取送引請而夫五只

只將請無未盡取引掠去了其請後因舉手舉大官人伏

口中只說說了。其地只說其說去。其地只說其說去。

法外豈不早奉人計。其言此事豈非。其言此事豈非。

味二得。其言此事豈非。其言此事豈非。

其言此事豈非。其言此事豈非。

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  
看他朝廷以之爲人事送太師太師又以之爲人事  
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  
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是太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  
也今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摺開之精  
道國一夥計之分將直作曲妄入人罪後卽于我所  
欲入之人又因一龍陽之情混入內室之面隨出入  
罪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摺間淫婦幸童之火  
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筆著此回時必放

聲大哭也

瓶兒金屋之阿嬌也書童外庭之小奴也竟入內家  
絕不避嫌飲酒說事絕不明察况瓶兒妾也妾有事  
不直致之于夫而托外庭奴僕爲之先容其可疑處  
正不在求情說分上處乃一味糊塗豈齊家之正道  
宜乎雪娥私來耻知而留之金蓮私琴童迷而不悟  
以致养成敬濟之大患至死而不覺也

欲寫金瓶二人爭寵處于何處下筆乃因書童卽捕  
入平安令其男寵中先有共相油盞醬醋之香甲入  
金蓮遂覺一時情景如畫

寫。癡。兒。一。邊。熱。處。自。覺。公。婆。蓮。一。邊。水。冷。不。必。身。親。其  
地。而。已。見。有。難。堪。之。情。在。此。者。之。筆。真。化。工。也。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詞曰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相鬪。謀平白地送暖偷寒。弄舌水晶涎。不住撇。蘸剛鞭一味。撇。

右調川撥掉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舖中去了。急急趕到家中。因和來保計議。二人相合。只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姑兒對縣

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  
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了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裏  
去了、只怕在妙。絕。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裡問應  
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裡抓尋原來伯爵  
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峰請在四條  
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  
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  
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  
你去于是辭了何兩峰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  
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同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

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任  
見官事畢重謝二叙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  
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閑  
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  
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鬪亂反被這  
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廳發個帖兒對  
李老爹說只不教你冷正出官營情見個分主就是了那  
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  
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見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  
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

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山鹿頂鑽山進去就

將花園一描

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

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可借主人

俗

裡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裏掃地說應

映書

二爹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

童明眼人自知

映書童

見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

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

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把巴的跑

來這里問妬口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土

醋語

坐的消消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

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  
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

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

○搥○爲○肉○也○一○描○也○

正鋪着大紅氈條妳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

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撇了

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

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見應二

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

房中情事如回却偏于忙中弄此閒筆

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

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

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  
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總待說街坊有駁不  
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  
噲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  
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裡上宿家下没人  
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  
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繇  
分說擒住打了箇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了往  
本縣李大人那裡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

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

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

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

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

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

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

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

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分付

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

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

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舖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釣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

要提刑官乃只為如此勾當用得着那節級應

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

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

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

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傳廠劉

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

糟鱸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

了那兩尾好鱸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刺下一尾對

寄書包古語 事書此由也

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

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

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見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

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

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換了幾兩銀子新

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

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

要動本叅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折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鱗魚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

見箇情

提刑官好作用

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箇錢的夏大人

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拏甚過日哥

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椿事兒西門慶道大  
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躑躅禁有  
事不論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  
便再三扯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  
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  
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偏又  
插此  
間且說那駭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  
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  
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擰子  
只落下韓一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

國又送了節給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  
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  
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  
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  
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  
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  
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  
賣人開口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  
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  
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

這髮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

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

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

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

捉住見有底衣為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

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二。字。妙。絕。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

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

情事

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

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為

妙。問。

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眾人道昨

妙。問。

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

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駭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

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

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

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却亦有理况他家男子

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百忙中喝令左右拏

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况

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

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

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

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赫恐。他

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

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

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

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

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

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

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再央

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絹舖。應

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

第一奇書

三十四回

十

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官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親開酒

情。色。也。提。好氣也。使銀子財也。故加一開酒店便使四

店。的車老兒為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

字皆現真妙絕掩映之筆

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眾人

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

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

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句

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所上只

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插着金

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襖兒。涼鞋淨

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

72  
斷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  
我。說。不。說。得寵口那小厮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

角如圖

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

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沒甚話書

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

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

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

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

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

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回家處了這十

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  
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  
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吩咐、教他再拏五兩來待小  
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  
了。爹不依小的、蛇蠍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  
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塊、  
透個灣兒替他說纏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替他  
說、你好友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  
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  
把銀子拏到舖子、留下一兩五錢來教人買了一錠金華

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  
酥菓餠餅兒一錢銀子的擦蘘捲兒送到來典兒屋裏央  
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  
家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  
金蓮出門

妙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然

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里的畫童

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單○爲○書○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

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床○影○上引着玳瑁

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

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

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旄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旄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曲○曲○折○折○人○情○可○嘆○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情○可○嘆○况昨日衙門裡爹

已是打過他爹胡亂做個處。隨放了。他罷也是者。大。陰  
陽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  
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  
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  
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舖。換錢子  
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箇大銀盞。花盃來。先吃了兩  
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  
無。禮。之。甚。  
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  
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噯飯。揀在一箇  
碟兒裏。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盃。大盃。怕臉紅。就

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裡還剩了一半點心。嘔  
飯擺在櫃上。又打可雨提銀酒。請了傅巖計首四陳敬濟。  
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  
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  
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  
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找到廳上。與  
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没人。西  
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  
童見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  
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砌臺下。

國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相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醜醜唇兒露着大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摸在懷裡兩箇親嘴啣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侍

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多分付小的知道。」兩箇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箇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間刑的衙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見不請他吃東道，把鬚頭子撇着，止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利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逕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墻，只見書

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見那平安就知  
 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窓下聽覷半日  
 聽見裏邊氣呼呼趾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  
 兒把身子調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  
 出來與西門慶香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窓子下  
 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拏水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  
 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  
 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水來  
 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  
 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罇金華酒

便問是那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  
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  
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  
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賒了丁蠶子四十罈河清酒丟  
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  
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鷄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  
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  
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  
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相起問李  
瓶兒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四

外花大舅那里來該教你饒了那駭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没依若不是我定要送聞這起光棍既是他那星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骨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好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也是你箇差騰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挨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

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  
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  
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  
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  
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扯去了  
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  
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接着桌兒且兜鞋  
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  
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  
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

呆甚

不。埋。妙。甚。

心○裡○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  
 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  
 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廚○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  
 的○那○盞○木○樨○芝○蔞○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  
 在○手○裡○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  
一○路○寫○其○不○得○意○處 說○道○你○不○要○教○  
 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  
 窻○就○叫○平○安○兒○那○小○廚○應○道○小○的○在○這○里○伺○候○西○門○慶○道○  
 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  
 慶○道○既○如○此○你○快○拏○箇○燈○籠○接○去○罷○平○安○兒○子○是○逕○拏○了○  
 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

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  
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扛了、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  
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必問如畫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  
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  
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  
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  
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拏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  
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  
的兒來接纔好、小的纔來了、重問一何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  
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稟問了

爹總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  
 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  
 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荷濕那尿胞種  
 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  
 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總尿出來的孩子拏整綾段尺  
 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  
 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箇可是使不  
 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  
 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箇大且克人家老兒六十歲  
 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

成羣米糧無數了，鬟侍妾成羣，穿鞋兒的身邊也有十七

位矣

比大房如

八箇要箇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裏打齋，西寺裡修

供，拾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箇房裡生了箇兒

了，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

看擎錦繡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

箇，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恁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

了，又是一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潑

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

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

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

在監裡要送問他。今卑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  
 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拏到舖子裡。就便鑿了二三兩使了。  
 買了許多東西。嘎飯在來興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撥  
 到六娘屋裏。又買了兩餅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  
 前邊舖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  
 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sub>賊</sub>你吃些平  
 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  
 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  
 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人吃他

弄的壞了

各人吃各人的醋妙絕

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裏吃酒吃

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

兒通紅絕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

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耻的昏君

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

然則琴童豈不白賣了兒子乎

付平安等他再和那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

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

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

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

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里

箇十二歲的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箇炕上誰住他

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

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都

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還來拜

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裏來

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你

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備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

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何物恁大膽來家就

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

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



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  
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正是

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正鼓坐金瓶成今日拜論了孟重

前鼓鼓來宋早請坐心險既良媒些春外翠壘良與

李瓶兒李瓶兒良出並來直神些良美善些對些良與

我下回既前影件舞西門慶亦李瓶兒星裏錯請些來

隨重歡于景拜畢良然又怪李瓶兒孟正對眾人說

又說日開門副可兩姓拜來了猶歡多些上裏戲戲

尚十二次 亦奉戲番珠 五一 齋派上 輔主

